



鐸聲響起

反思麥可·桑德爾《訂製完美：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裡反對可遺傳基因工程設計生殖技術的四個論點在生殖科技倫理學上的意義

● 方中士*

1970年代以《正義論》深刻影響當代政治哲學的約翰·羅爾斯學生麥可·桑德爾，他把任教於哈佛大學開出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通識課程全程上網向全球公開外，其修訂增補授課大綱與內容的同名紙本出版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Michael Sandel 著，樂為良譯，雅言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也成了近十幾年來全球高教通識領域的長銷名著，在此書讓他擁有全球聲名後，他所出版的《訂製完美：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黃慧慧譯，先覺出版社，2018年03月）更是當代面對基因遺傳工程技術突破背景下反思如何在科技發展領先人文與倫理反思監管控制科技力量極具參考價值的科技倫理學作品。本文擬依其中作者在人類具有訂製完美下一代可遺傳性基因設計工程能力後該如何劃定道德倫理界線與背景，藉以提供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在永續經營與生殖科技倫理議題課程教師參考。

人類有意識的對可能提供生存價物種進行選種、培育、馴化的歷史甚為悠久，從馴化野狼、野貓、到牛、羊、豬等牲畜與小麥到稻米、小米等等農作，除了滿足人

* 方中士，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類衣食豐足富饒與避免自然災害之打擊外，其中也篩檢培育出人類因文化社會心理需求而特化出某些物種突變與橫向基因層面的轉殖，藉以滿足智人偏好與社會競爭，這讓智人陷入如哈拉瑞《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Yuval Noah Harari 著，林俊宏譯，天下文化出版，2018/01）裡談人類進入農耕時代後是人類馴化小麥抑或是小麥馴化了人類的困境也是在如其《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Homo Deus The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林俊宏譯，天下文化出版，2017年）裡的對人類使用科技的社會心理觀察，提出人類在新科技出現時是為了便利為了減輕苦痛或為了醫療目的，可後來在符合人類競爭與掌控欲望的驅使下，終將讓智人在生殖科技上越過基改作物、人造蛋、人造肉、基因編輯的基因治療的界線，在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人類除了掌握自身的基因圖譜外，在數位大數據演算與超級電腦運算能力的輔助下，人類已跨入除了醫療與減痛目的外之生殖科技，除了為人複製寵物貓、犬外，好像複製器官乃至於為下一代在受孕或人體外試管受精卵階段的分子層面的設計——為下一世代的福祉追求完美的基改遺傳工程，讓出的起錢的金字塔頂端者或統治階層權力掌握者的下一代在生物層面就與一般人有別，讓人類為自己製造了成為控制生命體繁殖與完美健康的遠景。

其實這樣的轉捩點已到來，智人已如哈拉瑞所言的從基因的編寫員進化成為抄寫員，而在這般生殖科技的洪流衝擊下，我們社會能否在基改作物與集約畜牧生產控制科技劃下倫理學紅線？而究竟人類為何要警惕生殖科技對人性尊嚴的尖銳挑戰？以下分四點反思人類對生殖科技技術上的飛進要持有怎樣的紅色界線：

1. 對自然進化法則的叛逆：

在地球約 46 億年的生命史上，由 35 億年起的古生菌到真菌，由單細胞自我遺傳基因複製到兩性生殖提供適應環境所必需的突變益處與代價，也就是說在自然進化力推動下，生物多樣性是物種基因庫保持活性所必須，倘若智人若維持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我滿足目標，其結果是自然界適應環境進化之路被框限，而終使生物的多樣性活力喪失，這在智人這一物種永續上亦然。但是只要進行兩性生殖，在經歷多個世代基因交換與變異複製下，智人應維持甚至擴大來自本能與文化中的互助與合作能力，使得因兩性生殖與進化必然的不良基因變異，我們社會該維持下去的應該是連尼安德塔人



都能不拋下殘疾老幼的社會文化精神，致力於建構社會互助安全網，讓智人能擴大支持先天性遺傳變異缺陷者，使其能先有尊嚴活的環境支持，而非在生殖科技推動下成為生前便被篩檢技術淘汰者，終使智人只有階層頂端者專斷製造預訂的完美世代繁殖。

2· 出生時獲得的 DNA 是被給予的一手好牌或壞牌而能激勵智人打好好牌而也能把壞牌打到最好嗎？

智人出生時繼承的基因來自自然的兩性生殖交換基因而獲得不同天賦固然有其出生的不平等，但這也是智人個體運用其理性推理與決策選擇能力的開端，擁有好基因者，應在自我實現後回饋社會，而擁有一副壞牌者，可以在有限的條件下，經社會的互助合作，讓擁有壞牌者將壞牌打到最好的自我實現，這是對自然進化的謙虛德性，猶如中國宋代理學家張載〈西銘〉所言：「民吾同胞而物我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也就是說，不管是好牌還是壞牌，學會抱持謙虛以對的智人是不會接受違背進化自然法則而能「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西銘原文）

3· 自己的生命故事應自己撰寫：

自己的人生故事應由自己來撰寫而不是在出生前由他人決定，這藉由敘事故事來創造生命意義的觀點突顯了人為自己生命意義負責的態度，人一生的經歷不在於符合社會主流菁英的成功目標，而是在隨機遇見的選擇中創造意義，是具有個人存在主義式的生命觀，也如同開創「意義治療法」的弗蘭克《活出意義來》（Viktor E. Frankl 著，趙可式、沈錦惠譯，光啟文化出版，2008年03月）這與前一點的區別是前者著重在個人面對天賦差異的態度而這裡講的生備故事由自己來創造，是著動在一生的生命意義，尤其是諸如先天性罕病或基因缺陷者的生命意義，而尤其是著重在被社會主流定義為所謂的失敗者的人而言。

4· 智人社群的團結情義：

這是麥可·桑德爾作為一位社群主義者所突出的倫理價值，其實也符合智人進化史的天賦能力——團結合作的社群組織能力；在團結的社群文化中，合作永遠比不合



作有價值也是智人在其實也不怎樣的生存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主要能力，因此，我們有社群組織有國家與超越國家的聯合社群的組織，協同因應環境的考驗。

上面四點是麥可·桑德爾在《訂製完美：基因工程時代的人性思辨》一書中期許智人擺脫生殖科技把人從智人動物性本質引向神人而喪失人性尊嚴的四個道德倫理價值，教師在設計生殖科技倫理學的教案時，除了從這四點倫理考量之外，還可引伸出不管是在資本主義操控下的民主體制或國家型資本主義下的極權專制政府，若要免於墮入從智人轉為少數階層成為生物層次的階級不平等，人們就該致力於擺脫以人類為自然世界的中心主義，要透過全球性聯合組織來設定生殖科技發展的監管與審查組織與運作，別讓只問目的不管手段的極權專制政府底下的生物科技研究團隊輕易且無從監管下搶先進入基因編輯複製生命的領域，如果像中國深圳大學的生技研究團隊藉口說複製出終生免於愛滋病毒感染的雙胞胎的人事件再發生，就得強制中國以其民族主義要從歐美文化霸權中跳出而自訂新的國際秩序，便有可能在不公開資訊的背景一下子把人類沒預警的拉入預製下一代的生物層次不平等的反烏托邦的美麗新世界裡。

